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
第八十三回 八齋友各敘罪孽 萬年僧獨任主壇

話表常素兩眼看著邵禁諸人，欲說不說。邵禁道：「常社友，你有虧心處，正宜今日當高僧前說出，以求懺悔，以救災病。便是我等，也或有從前作過罪過，不敢隱藏，必須明說，以求度脫。若是錯過，恐罪孽益深。」常素乃向僧前拜禮，說：「小子生平吃這碗素飯多年，並無背理妄為。只因昔年殯葬了父祖在墳，家業頗豐富起來。我相信風水，便是得了氣脈。乃聽了一人說風水未利，當速遷改，可望貴顯。小子那時侍著興發家財，便想著貴顯，乃遷改墳塋。方啟土見棺，陡然一病，到今未得脫體，家業且漸漸消退。」邵禁道：「正是。也知你這段事情，只是聞你隨掩棺未改，如何病恙不除？」道副說：「這種根因，為害最大。善信你既豐富，便是風水之利，就是貴顯也。從後來你便急急要葬，那祖父何當安處，被你遷移不安。幸你速掩，不然，這病怎捱到今，還要貧乏到底。此必亡靈一種毀壞根因，若不修禳懺悔，便窮年齋素何益？」常素聽了，乃下拜求解脫這家罪過。只見座中寶雄開口道：「小子也有一件事，也想非我吃齋人所為，故此含愧到今。這病根料也是這宗罪過。」邵禁道：「你試說來。」寶雄道：「小子有幾畝薄田，畜得一隻耕牛。這牛代人力辛苦多年，疲老無用，只當聽其自斃，乃聽家產幸而鬻市。那牛若知人事，向人如乞憐之狀，小子也動了不忍心腸。只為家戶有一宗欺瞞主人的事情，小子不覺遷怒起來，遂把此牛付之屠戶。因此得了些不癒之病。」邵禁道：「牛疲不耕，多付屠家，恐未關此病。」尼總持道：「吃齋人寧無慈心？既無慈心，又遷嗔怒，此是病根，也當懺謝。」只見費思道：「小子也不怨貧，但有一事犯了吃齋的道行。」邵禁道：「何事？」費思道：「小子昔年有幾間房屋，相連鄰家乃是一個遊蕩浪子，料他不能守業，每每思想要侵買他的。好鄰里只該勸他學本份，務農工，乃幸災樂禍，巴不得他賣屋，細想此心非吃素所有。誰知敗子回頭，俗說的金不換。小子倒連年折累，他卻漸漸復興，我的房屋反被他買。這宗罪過，師父可解救得？」道育說：「善信能自知是過，便可解救。」

只見坐中又有一齋公笑道：「我們吃齋多年，經過的事也不少，便是小子，也行一宗罪孽之事。」邵禁乃呼其名，道：「吳作齋公，你有何罪業？」吳作道：「小子昔年有口池塘，因淤淺不能注水，乃叫工挖開。忽於午夢見數十綠衣猛士，鼓吹前來，到我堂上，說道：『求齋公方便一方池塘，容我等鼓吹幾載。』我不知其故。次日，工作挖池，見青蛙數十。我遂驚疑，料夢中所見是這蛙精，隨命工作捉了送入他池。豈料工作有竊去的，有投入池復網去的。這宗罪業，雖非我作，卻是未留得一方與蛙作個方便，致傷了它，豈不是我罪業。今幸未病未貧，只怕過流別害。」副師道：「這事果罪在齋公，也當懺解。」

又有一個名喚鄭道的說：「小子也有平日一宗背理之事。」邵禁說：「吃齋人背理的事，如何做的？」鄭道說：「正是，到今心地不安。小子當年用鈔買了一孩子為僕，他與父娘相別哭泣，真不忍見。那時，我也動了不忍心腸。無奈鈔券兩交，孩子已過我處，再三思想，惟有把別人子當己子看待，念其饑寒，恤其勞苦。誰料人心奸險，長大忘我恩義，仍逃回家去。小子恨這情由，捉來置之刑罰。他父娘因念子成疾。想來總是我行背理，雖免病貧，卻恐難逃罪業。」尼總持道：「也當懺悔。」

又一個名喚洪仁，說：「小子也有一宗不安心事，為此吃了個長齋。今既叨高僧度化，只得說出來求賜解脫。」邵禁道：「洪齋友，你有何事不安？」洪仁道：「我當年住居義鄉，左鄰一個長老，甚有德行。早晚見我小子，便指明些古往今來忠臣孝子、義夫節婦行過的善事，教訓我做個好人。右鄰一個惡漢，甚是凶狠，每每欺我懦弱，挾詐錢鈔，時日不休。自恨我好人恩義未報，長者忘過，竟失了這個交情。惡漢冤仇未伸，懦弱遭欺，今乃匿怨為友。為此不安於心，吃了長齋。不知此業如何解脫？」邵禁笑道：「長者有師資之益。你不敬禮，真是罪過。幸虧不曾拜門受業，若是及門受業，忘了恩義交情不報，便吃齋何益？」道副聽了，說：「邵善信說的大道理。只是此還有一理可解：好人不忘報德，惡漢能忍化凶。若不是吃了齋，感動惡漢良心，怎當得他日時凶狠？這件不安，便已是消災懺悔。」

座間末席一個善信道：「小子叫做辛平，也有一宗罪孽，望高僧解脫。」道育問道：「辛善信有何罪孽？」辛平道：「小子當年有一個採訪官長，知我為人忠厚，立心公道，來問我幾個人的才能行檢。我雖直陳不欺，但中間不無愛憎。平日愛的，十分過獎；平日憎的，少減一分，因此雖不曾嫉妒失真，賢愚倒置，只就這愛憎差減，便是傷了忠厚的罪孽。」道育道：「這卻是一種不忠待官長，不公待才能。若不懺悔，陰功須損。」邵禁聽了，道：「七位社友，看來人人都有罪業，倒是小子一個胎裡素，平生不近葷腥，那知滋味；不臨世法，那有奸欺。只一味隱人惡、揚人善，守本份、謹修為，也無貧慮，也無病憂，將何懺悔？」道副笑道：「邵善信，你說無可懺悔，小僧說倒有罪孽，更宜解脫。」邵禁忙作禮，道：「小子實自不知我罪業何處。」道副說：「有善無誇，一誇便墮了矜驕之孽；有序無亂，一亂便入了傲慢之愆。你說腥未嘗沾，有此二過，與那食腥何別？」邵禁滿面自慚，說：「是了，是了。小子越席出談，自誇無病，真乃罪業。我八人願修一壇懺罪功果。」萬年長老與院內眾僧，聽得八齋社友願建道場，悔過消愆，乃一時大興齋醮，真個水陸並陳，卻也整齊。怎見得，但見：

門掛榜文，說出眾齋心願；經開懺法，普消八信冤愆。鼓響鐘鳴，引動了十方檀越；香煙雲繞，降臨來三界鸞軒。從前罪孽，拜高僧一句真詮；自此福緣，願法界普沾一切。果然是罕聞罕見道場，卻也真難逢難遇法會。

萬年長老與眾僧依科行教，三位高僧卻侍立祖師前。候祖師出定，便把八齋社眾友建道場的緣故說知。只見祖師微笑道：「接引洗心，也虧此會。但消見在眾善之愆，卻也要脫離了牛、蛙苦惱。」三弟子聽聞師言，登時出了靜室。眾齋道僧俗，各各請三位主壇。道副辭謝道：「萬年老師道行自能主壇。我小僧等還要瞻仰功德。」萬年也不辭，便做了三日道場。眾等歡喜各散。

卻說寶雄老道，原是帶著些病兒隨眾建會。到得家中，這病陡發。召醫診脈，醫云：「辛苦舉發。」寶雄心情原躁，乃歸咎在會中勞苦，便向醫人說：「是了，三日道場，勞了瞻拜。」正說間，病益增苦。邵禁等齋友來看。寶雄向眾人也歸咎勞苦舉發。邵禁乃說：「寶齋公，你這病根未脫，我知你是往業冤愆。如何怨道場中辛苦？天地間，一善能解百惡。我等自會中回家，乃覺精神少長，偏你勞苦發病。比如常素齋公，原也拖病在會，他居會首，比你瞻拜更勞，他為何回家病癒？切莫歸咎道場。」寶雄口雖答應，心實不然。眾各辭去。他忽於沉香中，見一老母畜直前角觸。寶雄慌懼，左避左觸，右避右觸。頃刻，母畜作人言，說：「寶雄心何忍？將有功老母畜付之屠家。」寶雄道：「你老而無力，耕家誰不繫你？」老母畜道：「你豈不知王法有禁，也為憐其辛勤力作。你不吃齋，情尚可原；你既吃齋，乃遷怒屠害，遷怒不慈，屠害不義，今已訴之冥吏，添你沉痾，將拘抵償。」寶雄道：「我已前日在眾會中訴出這宗罪業，建諸道場，寧無解脫？」老母畜道：「這功德只消得你遷怒怨尤，懺不得忍心害母畜。況執不信之心，歸咎道場勞苦。你這善功，反作怨府。」寶雄道：「在會人人皆在往昔罪業，偏我也是八齋社友，不能解脫汝冤？」老母畜道：「心地未潔，徒齋何益？」說罷，又將角觸寶雄。正驚慌間，只見一個高僧貌似道副模樣，走到母畜前，一聲喝道：「法會只因未及汝等得度，故使你作人言來復冤孽之債，又要費我僧家一番超薦。可速退形，不須作孽。」老母畜即退，僧亦不見。寶雄驚覺，乃念了一聲聖號，忙叫家童去請了吳作齋公來。吳作見請，隨到寶雄臥內。寶雄乃把前事備細說了一遍，道：「在社諸友，前在方丈中各說往昔罪業，惟有社友未救青蛙。這冤愆也是忍心作孽，如何不來向你報應？想是老母畜為人有功，與蛙不同，且是胎生，與濕化不類；或者社友道場歸來，未曾怨悔，我小子或是原有疾病，因此冤愆越加沉重。」吳作答道：「事雖不同，卻也有些古怪。我小子自方丈中說往昔罪業，當道場中心懺悔，便是歸家，也還記憶著這青蛙冤愆，不知可解脫得？昨於午夢，見那綠衣猛士依舊前來，卻也不多，說道：『齋公，你昔日也非有心，今日懺悔，感謝你倒有心。有心在道場，還說你見像作福；歸家尚有心，便見你真心超度我等。只是高僧未主壇，眾長老法事未周，長老似了目前之功德，我等尚在未脫化這根因。』正說間，也見一位高僧前來，貌似尼總持師父之狀。他吩咐那綠衣們道：『汝等安心，自有功德及汝，勿得復擾善信。』說罷皆退。我小子醒來，正有意欲去高僧處說這段因果，恰遇齋友也有此警戒。」正說間，只見常素眾社友又來問安，吳作便把兩個人的牛、蛙事情說

出，復問常素齋友：「你自方丈歸家，怎麼病體全安？」常素道：「小子於道場中，只一心薦拔祖父亡靈，不覺歸來病癒。」邵禁道：「據三位夢中警戒，還當求高僧度脫。我們再到清平院中，求僧把這牛、蛙超生，也完了這一宗功果。」當下，眾社友一齊走到清平院來。只見離院數里一個山坡之下，見一個牧童倒騎一隻黃牛背上，口唱山歌。眾人側耳，聽那牧童唱的山歌，卻不是等閒個個兒童會的，人人知的，乃是一個歎牛的辛苦，叫人莫傷它，聽他的歌兒。眾人聽他歌道：

阿牛阿牛生何來？與人出力受苦哉！莊家老兒不知哀，瘦病一朝便撒開。賣與市人真不該，何人慈憫吃長齋。牛本精靈豈裝呆，報人福壽廣招財。

寶雄拖病前來，且是家僕扶著，聽了山歌，乃向眾友說道：「這牧童是誰家的？」眾友皆叫認不得，家僕也叫認不得。寶雄正要叫家僕去扯牛問他，那牧童歌罷，把牛一鞭，往山坡下去了。家僕去看，不見蹤跡。眾友歎息，便說：「寶齋公，這牧童倒有幾分譏你。」正才舉步前走，只聽鼓樂聲喧，盈盈眾耳。邵禁便說道：「誰家喜事動樂？」常素聽了，道：「不是喜事作樂，似官府的導引前來。」吳作聽了，道：「也不是，似迎親送嫁的。」鄭道說：「且站立，看他來便知。」眾人站立，那鼓樂又止，不見前來。眾人舉步，那鼓樂又響，時止時響。眾人走到響處，哪裡是鼓樂，原來是一陣青蛙聲吵在池塘裡。眾人笑將起來，你說道：「分明似一部鼓吹」；我說道：「真個如五音樂器」。眾步將近池塘，蛙聲陡然絕響。眾人方才歎息，說道：「水蛙無人到此，便叫聲不絕，一聽人來，便潛伏水底，物有人靈，殊為可歎。」正說間，只見一個人來。眾人看那人，怎生模樣：

亂發蓬鬆頂上光，破衣蔽體下無裳。手執一根長竹竿，肩挑兩個小籬筐。形醜醜，貌骯髒，兩眼乜斜池內張。不是漁夫來網罟，青蛙苦惱被他傷。

吳作一見了此人，陡然動了他昔日心性，乃叫道：「漢子，我看你一身襤褸，四體傾斜，皆由你做此傷生害物生理。世間盡有尋一碗飯吃的買賣，何苦為你一日之餐，傷害許多性命？」那漢道：「財主齋公，我等若有幾貫本錢，便也去尋個大小生意。只因無本經營，故此做這宗勾當。」吳作道：「此事不難，我便給你十貫鈔，你可將那竹竿、籬筐交付與我。」那漢子聽得，哪裡肯信，說道：「財主，你鈔有限，我等捉蛙的甚多，安能盡改了我等之業？」吳作笑道：「我也只為目見這一時之仁，哪裡能個個給他資本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把漢子的竹竿、籬筐都打碎了，拋在池內。那漢子見了，又笑又惱：笑的是財主齋公許了鈔，惱的是人心難測，安知給鈔有無。吳作見他呻吟，乃對寶雄眾人說：「列位請先行。小子不食言與此漢，到家給了鈔與他就來。」便往家飛走。這漢子緊緊跟著。吳作到家，照口許一貫不差，打發了漢子，便急奔清平院來。

卻說這漢子得了錢鈔，出了吳作家門，在路上面稱說齋公好人，一面想道：「造化得了這些資本，如今回家，做那樁生意不會，這樁買賣不能，不如買些布匹做幾件衣穿，養兩個牲口，沽些美酒受用受用，仍舊去捉青蛙。萬一再遇著這樣齋公，錢鈔倒也容易。」乃想道：「那竹竿、籬筐雖被齋公毀壞，卻也還收拾了用得。」乃奔到池邊，看那竹籬漂浮池面。漢子撩起破衣，下池取籬。不曾防池中有一物，絆了他一跤。卻是何物，下回自曉。